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书写

朱桂成,彭莉莉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以“9·11”事件为背景,用儿童视角勾勒出各色人物的创伤体验,以寻锁(索)为线串起整个事件的发展。从创伤见证者奥斯卡的创伤性记忆、创伤的叙述性治疗以及事件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心理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如何破除创伤的生理及心理束缚,在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关爱下抚平内心的伤痕,是当今所有受到恐怖威胁和饱受心理创伤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9·11”事件;创伤记忆;叙事治疗;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 I712.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3)01-0085-04

“9·11”事件后涌现了大量的创伤性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了灾难性事件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创伤受害者是如何释放心理重负并最终走出创伤阴影,重面人生征途的。作品《特别响,非常近》以九岁男孩奥斯卡·谢尔为线人,以在“9·11”事件中丧身的父亲留下的一把钥匙为线串起整个寻锁(索)历程。“创伤并非彻底的异己文化,人人都是灾难的潜在在场者”^[1]。在“寻锁”的历程中,奥斯卡遇见了各色创伤性人物。在这个图片战胜言语的时代,他用照片无声而沉痛地述说着昔日难以承受的伤痕事件,给喧嚣与浮躁下麻木的心灵撒下一点盐,让它痛,让它回归人类心灵理应具有向善的反思状态。

创伤一般指外界因素造成的身体或心理损害,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回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的”^[2]。

在地球越来越暖化,人心越来越淡漠化的时代,“9·11”事件(以下简称“9·11”)的发生不仅打破了美国本土的安全神话,也迫使全世界去反思文明冲突、人性和生命价值等问题。“9·11”后所涌现的灾难性文学不仅记录了伤痕事件的发生,而且通过文字这样一种隽永的方式使历史场景再现,促使人去有所思,有所悟。那么在《特别响,非常近》中,“9·11”对九岁的奥斯卡到底造成怎样的心理冲

击?他又是以何种方式解开钥匙之谜?在奥斯卡的牵引下受访的创伤受害者们又是以何种方式解构其伤痕而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人类社会对于创伤的治愈又应做出何种努力?这些正是小说《特别响,非常近》投射出的思考。

一、记忆铭记创伤

创伤心理学表明,当某一事件的突发超出了见证者心理承受的极限而致使其心理反应过于强烈时,就会导致心理创伤的产生。而心理创伤在创伤受害者身心持续时间的长短关键在于其本人能否重新认知并准确理解该创伤性事件。假如创伤受害者能将创伤有效地在意识中进行整合、理解、重构并积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创伤者的心理危机就能解除;否则,在一定的潜伏期后,各种灾后症状,如生理层次上的头痛,虚弱;情绪层次上的无助感,易怒;认知层次上的噩梦,认知扭曲等会不时地在创伤者身上显现。

见证本身对于九岁的奥斯卡来说就是巨大的创伤。在电话断线的同一刻,奥斯卡通过电视荧幕目睹了双子塔的瞬间坠落。自此,奥斯卡与父亲的连接纽带被硬生生地斩断,维护在两人间的纯真美好的关系也被恐怖所取代,致使奥斯卡精神上的原始生态平衡瞬间崩溃。他倍感焦虑,不知如何来宣泄这一情绪,只能一个人躲在床底用手指不停地抠着

收稿日期:2012-09-07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2010SJD740012)

作者简介:朱桂成(1961—),男,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从事翻译与英美文学研究。

地板,想借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可是“意象之洪胜于语言,更胜于事件本身”^[3]。倒坠的魅影从此控制了奥斯卡的记忆,幻灯片式的倒坠意象不断地在他眼前投射。

父亲的六通电话留言和塔塌人亡的见证在奥斯卡心里烙下了无法抚平的精神伤痕。这种创伤不仅会使受伤者对生活失去信心,“也会使他们普遍选择生理及情感上的疏离”^[4]。从那“最坏的一天起”,奥斯卡恐惧高的,冒烟的和响亮的等一切与“9·11”有关的东西。外在的一切存在物对奥斯卡来说都是恐怖的记忆诱因,都是可怕事件的寄生体。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来维持生命的A·布莱克希望奥斯卡可以上楼,但奥斯卡说:“我不能上去。因为你在九楼,我不能上那么高”^{[5]91}。当去布朗克斯区时,奥斯卡坚决不坐公交车,因为“公交是明显的袭击目标”^{[5]199}。即使身处家中,他也感到处处潜藏着威胁:花盆会折射出“倒坠的人”的意象,水滴会透射出双子塔倒塌时幽灵般的哭喊声……创伤以记忆的方式牢牢嵌入他的身体里,织入他的血肉中。

奥斯卡拒绝承认父亲的离去,拒绝恢复同外界正常的交往,长时间陷入自责与沮丧之中,排斥甚至拒绝从痛苦中走出来。在他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断进行身体上的惩罚和精神上的审判。经历了“9·11”,自己最亲的人瞬间离自己而去。虽然他还必须继续地生活,但他永远难以彻底抹去心灵的伤痛。父亲在电话里一直在焦急地询问他是否在家。父亲问了11次“你在家吗?”奥斯卡算出第三句和第四句相隔15秒,他认为父亲是为了给他时间让他有勇气可以拿起电话,此时的父亲需要他,可他完全被恐惧的幽灵所控制,就是无法拿起电话。蒙田对恐惧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恐惧,它的锋锐超过了一切情感……更可以证实它比死更令人烦扰,更难以忍受”^[6]。恐惧吞噬了理智,如茧附身般使奥斯卡无法动弹。在电话断线的瞬间,他的精神与双子塔一起完全崩溃。他认为,在父亲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没有任何事,因此理所当然地以自虐的方式来发泄对自己的憎恶。他自闭于对创伤事件的反复记忆。每次电话录音的重温都是对他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用自虐的方式来实施对内在自我的惩罚——他不断地自掐,不放过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以此来铭记父亲的离去和自身的过失。他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自虐行为。这种行为把“自我与外在客体建立起进攻型虐待关系”^[7]。奥斯卡就是这样把自我心理空间客体化,使自己一直处于生理上的自虐与心理上的焦虑之中。

作为另一创伤的受害者,奥斯卡的母亲也见证了双子塔的倒塌。透过办公大楼的窗户,她看到了双子塔硝烟四起。此时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丈夫说他正在世贸大楼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她不断地打着丈夫的手机和各路求救电话,可是总是占线。此时她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走出大楼,往家的方向走来!她不断地在各个地方粘贴着寻夫海报,希望能看到他的人可以给她打电话。然而更令她伤心的是,她连丈夫的遗体都无法找到。为了奥斯卡可以告别过去,重新生活,她不得不忍痛为丈夫举行葬礼。丈夫的突然离去不仅抽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摧毁了她与儿子之间的沟通桥梁,还使得她与儿子之间从此筑起了一座无形的墙。

“经验、记忆和幻想构成生活的本质,而灾难性事件切断了这个创造性的过程”^[8]。灾难性事件会打破幸存者平静的生活,也会破灭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甚至会使他们从此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失语状态。“活化石”老人谢尔年轻时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雕塑家,可是在目睹了亲人的离去之后,从此患上了失语症,成了一个“活哑巴”。刺在他手掌上的“是”与“否”是他和外界交流的方式。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舔舐着痛楚的伤口。奥斯卡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的行为很怪异:“如果你是抢劫犯,请别杀我”^{[5]242}。在老谢尔看来,活着比死亡更可怕。祖母对他说:“你出走我可以原谅,但你回来了,我不能原谅”^{[5]282}。他每天给儿子写信,可是却没有寄出去过一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他站在儿孙面前却不能相认。他是多么想知道唯一的孙子是否牵挂着他!可是孙子却说:“我不想他”^{[5]261}……灾难毁掉了一个原本温馨的家,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

二、叙述治疗创伤

“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能记起那时候自己(或他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来。”^[9]通过书面或述说的方式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在叙述的过程中,创伤者的内心伤痛得以宣泄,并慢慢地接受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样,过去的创伤得以解构,也能重拾自我,并重新认知和定义现实世界。

一年后,奥斯卡意外地在父亲的衣柜里找到了一把归属不明的钥匙。找到那把锁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找钥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离他很近”^{[5]315}。他整合了所有名叫布莱克的人,规划好线路和拜访时间。虽然叙事记忆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

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创伤记忆不像普通人的记忆那样编码,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线性语言叙事”^[10]。在拜访阿比的前夫时,奥斯卡以高度情绪化且碎片化的语言述说着亲历的创伤体验。一句“你原谅我吗?”^{[5]314}揭示了他真正寻找的并非锁,而是父亲的谅解。此时的寻访对象被奥斯卡认同为离去的父亲。他把自己对父亲的情感内投于他者身上。“9·11”之后,人们以图像的方式来铭记此事件。每当提及它,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飞机撞上大楼、人在坠落和双子塔倒塌等画面。奥斯卡把自己从网上下载的一些图片给祖父看。每一幅都是相同的画面:自由落体的男子,脑袋朝下,双手贴在身体两侧,一条腿弯曲,身后是若隐若现的正在倒塌的塔楼支柱外墙。奥斯卡说:“有个人可能就是他。穿的他一样。”^{[5]262}他把父亲的录音拿出来让祖父听,当按下最后那通留言的播放键时,他的心理防线顿时土崩瓦解。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秘密得以通过叙事的方式与人分享,内心的伤痛也得以被人理解和分担。他用图片记录自己的求索之路,证明事件和自身的存在;同时,那些被拜访的人以照片或述说的方式解构自身的心理创伤,在帮助奥斯卡的同时也帮助自己走出创伤事件。

奥斯卡的母亲也亲眼目睹了双子塔的坍塌,可由于她作为妻子与母亲身份的双重性,迫使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和缅怀后,将爱从失去的丈夫身上转移到奥斯卡身上,把自己的情感全部外化给受伤的儿子,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移情。对她而言,当务之急是帮助儿子走出精神的困境。为了儿子完成寻锁之路,解开心结,她把自身的创伤搁浅,恳求布莱克们帮助奥斯卡走出这一梦魇。她向布莱克们述说奥斯卡寻锁的根由。每次述说都使她的创伤得以一次次解构与整合。在一次争执中,奥斯卡说:“爸爸死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毫无逻辑”^{[5]172},母亲这时知道她得学会面对和接受丈夫死去的现实。与儿子最后的交心之谈使得她和儿子的内心都得以释怀。而奥斯卡的祖父从此不必再像以前一样偷偷地跟在他们的后面,而是真正地加入了奥斯卡的探险之旅。奥斯卡对祖父住的地方感到很好奇,因为房间的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文字:“我多么想有生命,即使是就一次,即使是就一秒”^{[5]243}。奥斯卡很想知道他的故事,可是他却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生平故事”^{[5]243}。他一直拒绝述说自己的故事,把自己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压抑内心的情感,一直无法走出以前的阴影而开始新的生活,但最后为了帮助奥斯卡战胜恐惧,他以书写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创伤经历,把自己难以言说的创伤经历写

在卡片上。在最后和孙子密谋挖掘儿子坟墓的过程中,他终于把自己一直未给儿子寄出的两大箱的信件放在了坟墓里,从此一直忌讳如深的创伤最终以转述的方式被解构,自己内心的创伤也得到了分担和宽慰。

三、重置误读的爱

创伤不仅使人失去正常叙事的能力,更让人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假如创伤受害者无法正确理解并消化伤害,就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9·11事件”带来的伤害超越了年龄、性别和国别,而那些受伤的监护人不仅要自疗,还肩负着疗他的责任。恐怖事件前,奥斯卡的世界里只有父亲,因为只有父亲才能像他那样思考。因此父亲的离去使他的生活失去了重心和方向。他一直认为自己和爸爸都深爱着自己的妈妈,所以才说:“我知道我绝对不能让妈妈听到这些留言,因为保护她是我存在的最大的理由”^{[5]68}。可是令他伤心的是,妈妈似乎并不在乎自己和爸爸,自己每次出去的时候,都很好奇她为什么不多问问他,为什么不阻止他,或者说保护他。他多么希望母亲可以问他:“怎么弄出那些伤痕?”^{[5]175}当母亲希望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时,奥斯卡居然说道:“操你蛋!”^{[5]172}他恨母亲为什么要把爸爸的东西扔掉。当母亲说她也想丈夫时,他质疑道:“你哭多少?一勺子?一杯子?一澡盆?”^{[5]174}他甚至要求母亲答应他不再爱上别人。不过,母子俩心与心的对话最后还是化解了奥斯卡的疑惑。他在一条由母爱铺就的道路上进行着自己的探险游戏。真正帮助奥斯卡走出心理创伤的也正是一直被他误读的母爱。躺在妈妈怀里,奥斯卡终于领悟到了母爱的伟大,并要妈妈去爱另一个人。在妈妈怀里,奥斯卡的自我身份得到了重新建构,重新回到了之前美好的时光。老布莱克的一路陪伴和关怀,众人的鼓励和关爱也让他的伤痕渐愈。同时,也正因他的“求锁”之旅使布莱克和祖父有机会述说心中的创伤经历,并在叙说中抚平心中的伤痕。

在和祖父出发去挖掘爸爸坟墓的时候,祖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回答道:“因为这是真相,而爸爸喜欢真相”^{[5]335}。他承认了真相,正说明他最终打开了心结,有勇气去面对爸爸离开的事实。而当祖父把写给儿子的信件放在儿子的身边,自己几十年来想对儿子说的话终于“说”给他听了,最后祖母也重新接纳了他,使得他得以在晚年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奥斯卡述说伤痛时的坦诚和勇气,鼓舞所有人去面对自己痛苦的经历;在关怀和爱的陪伴下,自己内心的伤痕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抚平。

爱是创伤叙事的轴心。社会的关怀和温暖可以帮助创伤受害者感受自身的存在,重拾对生活的自信。家是一个可以肆意宣泄情愫,心灵得到治疗的地方。在“大家”与“小家”的共同关怀下,创伤受害者可以尽情地述说心中的创伤,解构迷失的自我,以乐观的心态去发现生活和世界的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给饱受心理创伤的人提供的疗伤之道。

四、结 语

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会给亲历者和见证者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创伤具有入侵、后延和重复性。如果没有给予及时、彻底的治疗,蛰伏在创伤者身上的记忆会随时爆发。而叙事参与治疗的过程,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帮助创伤者“讲述”埋藏在心中的伤痕故事,使其内心得到解脱,并使其可以走出昔日的伤痛,以健康的心态直面以后的生活。雪中送炭式的人文关怀和爱的给予,是创伤者黑暗世界中的一盏明灯,给予他们希望之光,指引着他们从悬崖边上回归到正常的现实生活。

在轰然倒下的“双子塔”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恐怖威胁仍可能随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重温过去,就是要让过去的事情不再发生。历史无法更改,也无法假设,但历史是面最真实的镜子。只有经常拿着这面镜子观照自己,思考社会,考量我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我们或许还能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重新发现人最初的善。

小说《特别响,非常近》是一个炸响在我们所有读者身边的文学惊雷,其发出的警示之声不但“特别响”,而且离我们的生活又是“非常近”。它留给

人们的不仅是治疗心理创伤的良药,更多的是对自我和社会的叩问:假如我们再次亲历此类的创伤性事件,我们应以何种方式来自疗?对自己和世界又应持怎样的评判态度?社会这个大家庭又应以怎样的人文关怀来抚平创伤,共建和谐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曾桂娥. 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1):91-98.
- [2]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11.
- [3] MITCHELL W J T. Criticism and crisis[J]. Critical Inquiry, 2002, 28(2):567-572.
- [4] VICKROY L.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13.
- [5]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特别响,非常近[M]. 杜先菊,译.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6] 蒙田. 蒙田随笔[M]. 梁宗岱,黄建华,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60-61.
- [7] 陶家俊. 创伤[J]. 外国文学, 2011(4): 117-125.
- [8] RADSTONE S. The war of the fathers: trauma, fantasy, and September 11[J]. Gender and Cultural Memory, 2002,28(1):457-459.
- [9] DOMINICK L.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22.
- [10] HERMAN J L.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2:156-157.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征订启事

(邮发代号:28-244, CN32-1439/TV, ISSN1006-7647, 双月刊,A4 开本)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由河海大学主办,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 核心期刊,全国水利系统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主要刊登水科学、水工程、水资源、水环境、水管理方面的科技论文,主要栏目有水问题论坛、研究探讨、工程技术、水管理、专题综述、国外动态等,适合水科学、水工程、水资源、水环境领域的科研、工程、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由邮局发行,邮发代号:28-244,2013 年每期定价 12 元,全年 6 期共计 72 元。可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直接向编辑部订阅。

编辑部地址: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98 电话/传真:025-83786335

E-mail:jz@hhu.edu.cn http://kkb.hhu.edu.cn/web/indexjz.asp?d_id=5